



给父亲上一堂“表达”课

回屋睡觉了。母亲找他理论，他觉得母亲缺少通情达理的雅量，两人往往说着说着就吵翻了。

这次父亲依旧是不让着母亲，一直想通过讲道理说服她，我赶紧支走了父亲，坐在母亲身边：“我爸不疼你，我疼你，你去我家住，不想回来就一直待着不就行了，干嘛要离婚呢？”随后，又附在母亲耳边说：“我爸哪能离开你，他连饭都不会做，不出两天就得服软接你回家。”母亲被说动了，同意和我到县城住几天。临走时，她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今后住在女儿家，不回来了！”

我知道母亲肯定不是真的闹离婚，不过是和父亲闹脾气，过两天就好了，照常一日三餐照顾父亲。临走时，我向父亲挤了挤眼，用嘴唇无声表达：“你放心吧，母亲过两天就气消啦。”

两天后，我在单位给父亲打电话，得知他一日三餐都在吃泡面，我问：“是泡面好吃？还是我妈做的饭好吃？”“那还用说，泡面能有啥好吃的？”“那你明天过来接我妈回去吧。”“我不去，她临走不是说不回来了吗？”“爸，我知道你爱面子，可是在我妈面前就不用在乎面子了，她是你的老伴，也是最在乎你的人。”“我没有在乎面子，总之我不去接她，她要回就自己回。”说罢，父亲挂断了电话。

难怪母亲会生气，父亲对别人总是

无条件地好，有求必应，对自己的老伴却大男子主义，从不惯着……不行，我需要想办法给父亲上一堂课，让他了解老年夫妻的感情也需要爱来滋养，彼此双向奔赴才幸福。

一天中午，趁午休时间，我买了两杯奶茶开车回家，进门将一杯少糖温热的递到父亲手里：“爸，你尝尝这个。”一开始他推说：“我喝不惯这个。”我干脆递到他嘴边让他尝尝，问道：“好喝吗？”父亲微微点了点头。我笑着开口：“爸，你知道吗？奶茶不光属于年轻人，像你和我妈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也喜欢。其实爱情也一样，老年人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力，我妈和你闹并不是反对你帮邻居做事，无非是想让你别忽视她，对她温柔一点。你对她好一点，再说对自己老伴低头，不是输，是爱啊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父亲慢慢地喝着奶茶，沉默了很久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这辈子，确实没怎么哄过你妈。”“那就试一次吧，现在就去接我妈回来。”那天，我不知道父亲对妈妈说了什么，反正她脸上带着一抹笑意跟他回了家。

从此以后，父亲悄悄变了。出门会问母亲想吃点什么，买菜会挑母亲爱吃的，水果剥好皮默默递到母亲手里。我看着这温馨的一幕，知道父亲正在学着表达心中的爱。原来爱情这门课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

张洪芬

母亲的快乐论

前不久，父亲听说开新能源车安静提速快，平时耗费低，很想换一辆。他的旧车是辆燃油车，但才只开了四年，现在换掉我觉得可惜，便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就将旧车卖了，加了几万块钱换了一辆新车。

他们的退休金并不高，手上余钱并不多，我有些不太理解这样的做法。父亲数落我：“你管得有点宽，我又没花你的钱。”母亲也随声附和，对呀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钱。然后她朝我挤眉弄眼：“你懂什么，你爸想买的东西我从不阻拦，只要不借钱去买。在我心里，他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！”父亲听了，得意地对着我笑，

眼里满是骄傲。

背地里，母亲却说，其实她也心疼钱，好不容易抠抠搜搜攒点，一下子又花出去了，她也不是很乐意。但她说，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不多了，可能再过几年，父亲连想换车的念头都没有了。到了拿钱都买不到快乐的时候，人生就到头了。听母亲这样一说，我突然间惭愧起来。父母辛苦这些年，没享过什么福，到老了，想买个什么，花的是自己的钱，还被责怪，着实不应该。

父亲开开心心地开着他的新车带着母亲四处旅游，充电的花费确实比烧油要少许多，这样他们想出门的时候，也不

用担心花费太高，自然行程更多，母亲也乐在其中。

母亲把她的快乐论也贯彻到她自己的生活中。虽然年纪大，但她对新的电子设备、小家电感兴趣，出去逛的时候，看到新产品就买回家，譬如不用手洗的破壁机、减糖电饭锅、能测血压的手表、能连蓝牙的小音响，这些科技产品显著提升了她日常生活的便利性，常让她心情大好。

如今母亲的快乐论也影响到我了。有时候老公想买什么，女儿想买什么，我也不会再阻拦，毕竟人生这么短，生活压力那么大，他们快乐我也快乐。

刘德凤

给父母一个深情的拥抱

方：宽，暖，永远在那里。

七岁学自行车，摔了三次便不肯再骑。我爸把我拎起来，拍拍我膝盖上的土，说再试一次。我不肯，他就蹲下来，把我的脚放在踏板上，两只大手握着我的手，带着我蹬了一圈。他的手很粗，指节上有裂口，握着我时硌得慌，可我没松手。后来会骑了，撒开欢儿时，风把头发吹得竖起来，回头看我，我爸站在原处，还保持着扶车把的姿势，两只手空着，僵在半空。

那时候牵手、拥抱、骑在肩上，都是平常事，平常到没有人会特意记住。

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些事就没了。也许是上了初中，也许是更早，我再没有主动牵过他们的手。出门时我妈把手伸过来，我装作系鞋带躲开了。我爸喝多了酒想拍拍我的头，我一偏，他的手落在半空，讪讪地收了回去。我们变成了客气的人，说话用敬语，分开时挥挥手，像普通朋友。那句“我爱你”堵在喉咙里二十多年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病房的窗户开着，风把帘子吹起来。我妈让我把床头摇高一点，我走过去，俯身去转摇柄，离她那么近。近到能

看见她鬓角新长出的白发，近到能闻见她身上消毒水的气味。她忽然伸手碰了碰我的袖子，说你这件衣服穿了好多年了。声音很轻，像自言自语。我直起身，看见她的手还搭在我袖口，瘦、枯、青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爬在手背上。

那一刻我忽然想抱她。这个念头冒出来时，我自己也吓了一跳。二十多年没做的事，怎么做呢？我笨拙地弯下腰，两只手张开，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她怔了一下，随即也张开手臂。我们就这样抱在一起，轻轻的，小心翼翼的，像两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，又像两个失散多年的亲人。

她的身体比记忆中薄了很多，肩胛骨硌着我的胸口。我把下巴搁在她肩上忽然就流泪了，泪水一串串砸进她病号服的后背。她拍拍我的背，说傻孩子，哭什么。我说不出来话。二十多年的那三个字堵在喉咙里，最后化成一个更紧的拥抱。我爸站在门口，别过脸去擦眼睛。我松开我妈，转过身，朝他走过去。

那天我终于明白，有些话不必说出口，有些拥抱，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。

谭哲胜

“对味儿”的避暑搭子

时维七月，流金铄石。城里的知了像是吃了兴奋剂，声嘶力竭地在枝头喊着“热啊，热啊”，把那柏油马路都喊得泛起了一层油光。正如古诗所云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”虽然咱们的禾稻有水库灌溉，但这皮肉之苦是实打实的。于是，像往年一样，我那颗向往清凉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，收拾行囊，准备奔赴那遥远的“凉都”去“蹭”两个月的清凉。

这避暑啊，好比煮一锅好汤，火候到了，还得要放对“佐料”。这“佐料”，便是避暑搭子。

若是多年前，我是断然不会操心这档子事的。那时候年轻气盛，一个人背个包就是天涯海角。可如今上了岁数，出门在外，讲究个“有商有量”。这避暑搭子，若是找得好，那便是锦上添花；若是找得不对路，那那个月的避暑时光恐怕就得变成一场“渡劫”。

我有幸寻得老李这么个“神仙搭子”。

老李是我多年的棋友，平日里在公园的树荫下，没少楚河汉界上厮杀。这次去避暑，我俩搭伴。老李最大的优点就是“嘴甜手勤”。我们租住的是农家小院，虽说是去避暑，可生活起居还得自己动手。老李闲不住，每天早上，我还在被窝里贪恋那山间的晨凉时，他已经拎着脸盆去集市上采购回来了。

“快起来！今儿早上的西红柿顶花带刺，水灵着呢！”老李的大嗓门在院子里回荡。等我洗漱完毕，一锅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已经端上了桌。作为回报，我便承担了洗碗擦地的“后勤工作”。

避暑搭子，不光要能一起吃饭，还得能一起“疯”。山里的日子慢，若是不找点乐子，那也是闷得慌。老李是个“麦霸”，随身带着那个巴掌大的蓝牙音箱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。兴致来了，按都按不住。他那嗓门起初我还嫌吵，常笑他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可笑着笑着，心里就敞亮了。在这大山深处，若不是他这大嗓门、闹腾的劲儿，日子岂不太素静了。

有了好搭子，这避暑生活便有了滋味。晚饭后，我们搬两把竹椅，坐在葡萄架下，摇着蒲扇，看着满天星斗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当年的旧事，聊着儿女的近况。偶尔凉风习习，老李便会眯着眼，摇头晃脑地念叨：“舒服，真舒服，这是享福啊！”

当然，我也见过那“不对味儿”的搭子。隔壁院住着张大姐和她新找的搭子王阿姨。这两人一个喜静，爱看书喝茶；一个爱动，天天拉着人跳广场舞。没过半个月，院子里就传出了磕碰声。张大姐嫌王阿姨动静大，王阿姨嫌张大姐“矫情”。结果，原本高高兴兴的避暑之旅变成了一场“冷战”，最后王阿姨提前打包回了城，留下张大姐一人对着空院子叹气。

夕阳西下，我和老李望着远处的山岚，相视一笑。明天的早餐，他说要给我露一手拿手的“油泼面”，我这心里，已经开始期待了。有个对味儿的搭子，这日子才叫“清凉无汗，心静神闲”。

明伟方

